

家是港湾，别用猜疑的眼神看家人



◆ 吴翔

去年热播的《隐秘的角落》号称是国内首部家庭类悬疑剧，今年“五一”又有一部《秘密访客》将上演，让观众带着疑惑的眼光扫视着家中的每个人，究竟家里到底哪一个坏人？家，是你我从小到大的摇篮，是身边最亲的人所在之处，是一个温馨的港湾……怎能将家描绘成一片悬疑的战场？

“家人能有什么坏心思呢？”“家是避风港，还是牢笼？”这部《秘密访客》的宣传语，真是让人不寒而栗。据介绍，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表面上看似温馨和睦的一家，却各怀心事——咄咄逼人的父亲、谨小慎微的母亲、神秘莫测的姐姐、惴惴不安的弟弟、惊恐难安的访客。看似袒露心声，实则笑里藏刀，这个诡秘之家的“待客之道”让人细思极恐。

毫无疑问，这种诡异的家庭气氛应该是源于去年的《隐秘的角落》。剧中的张东升以拍照为由，让岳父岳母坐在悬崖边，随后将二老推下了悬崖；本想伪装成意外，没想到却被在景区游玩的朱朝阳、严良、普普三个小孩用相机记录下来。三人为了给普普弟弟筹钱治病，决定用手中的证据“勒索”张东升，继而发生了一系列的案件，前因后果联系紧密。一直以来，孩子在我们心中都是天真的、可爱的，但是《隐秘的角落》却揭露了那些饱受原生家庭伤害而心藏阴暗的“异类孩子”。尤其是开放式的结尾，没有点明各个主角的最终去向，让观众看完后，瞄一眼身边的亲人，不禁也有了一丝疑惑！据说，接下来又有一部家庭悬疑剧《亲爱的小孩》即将上演，主演由《隐秘的角落》的主演秦昊担纲。

除了《隐秘的角落》，去年还有一部《白色月光》也让家成了悬疑的战场。剧中的张一从第一集怀疑丈夫出轨开始，无心工作，也无法直接面对婚姻的危机，一边敷衍丈夫，一边搜集证据，所有的智慧都用在了调查丈夫身上。这部剧一边强调婚外情对家庭带来的伤害，另一边又展示着爱情是不可靠的，早晚可能走散，刺激女性观众的焦虑点。有观众则表示：在《白色月光》的婚姻和情感的三角关系里，各种元素十分丰富，唯独缺乏真正的爱情和理智，有的只是各种利益的算计。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天上映的一部《来都来了》虽说不是悬疑类的作品，但通过家里的“熊孩子”来搞笑：老实人在火锅店被熊孩子和熊家长逼到暴走，大打出手上演一场“反击熊孩子”的闹剧，“孩子还小，不要计较”“这么大个人，让着点小孩怎么了？”一系列台词让观众气得牙根痒痒。这种“家风”不搞笑，更不值得提倡！

从前，影视作品对于家的描写总是温暖而励志的，像《金婚》《温州一家人》……尽管家里也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坎坷与曲折，但最终都让观众感到家的温暖，懂得和家人携手前行的幸福。然而，渐渐地，随着描写家庭的作品越来越多，不能让焦虑越来越多，温暖却越来越少，更不能再用诡异而猜忌的眼光看待最亲的家人。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家庭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基础单位，历史上许多人通过承担家庭、家族的责任，进而实现了对民族、国家的担当，实现从个体“小我”到社会“大我”的转变。五千年文明延续至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影视创作者还是应该多些正能量，用温馨的亲情让家庭为新时代凝聚更强活力。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用放大镜读《狂人日记》

看波兰导演陆帕演绎鲁迅名著

◆ 计敏

在人们已然习惯于快节奏生活的当下，能静下心来细细品读一部文学作品是一种奢侈。但每当走进波兰导演陆帕的剧场，我们便仿佛进入另一时空，不由得放慢脚步，全身心浸润在他所营造的氛围里。陆帕一向热衷于改编文学名著，将平面的小说幻化为立体的戏剧，用“文学剧场”给观众带来别样的“阅读”体验。

陆帕，我更愿意称他为一颗心灵捕手。

《狂人日记》的台口矗立着一堵形似监狱的高墙，门被挤压在一边，窄窄的、不成比例。高墙的一侧是对昔日同窗的追问欲语还休、欲迎实拒的狂人兄嫂；另一侧是不动声色、伸头窥探的赵贵翁，一个诡异、窒息、布满迷雾的世界在舞台上铺陈开来。观众不知不觉间随着陆帕的节奏，进入到狂人的内心世界，逐渐与狂人融为一体，一道摇摇晃晃地在散发着陈腐气味的江南古镇里游荡，对他那日益壮大的恐惧感同身受。陆帕极少打破传统的观演关系，但做他的观众绝不等同于被动接受。他建构了一种潜入精神空间的“沉浸式戏剧”，我们投入其中，接受剧场发出的各种信息，适时启动自己的思想和生命体验，以心灵的触角去探索鲁迅当年的内心焦虑，从而也感受今天的陆帕对鲁迅所进行的一次漫长精神探访。

鲁迅的《狂人日记》不过 4000 多字，陆帕拿着放大镜一寸一寸地审视，剖解文字缝隙中隐藏的密码，建造了一个文字以外的世界。那个世界既属于鲁迅，也属于



陆帕。随着叙述者缓慢、重复地念诵，那压抑的高墙化为纸张，日记中的文本投影其上。稍嫌沉闷的演出节奏恰使剧场成为寻求精神甘泉的圣地。狂人与嫂嫂、兄长、赵贵翁、陈老五等人的关系就是在这样的放大细读中，被陆帕微妙而精致地描绘出来。舞台上一切似乎是现实写照的人与物，也带上了层层叠叠的象征意味。狂人的登高仰望月光、恶煞般的赵家的狗、穿着官服的赵贵翁的劝说……第三幕中，把弟弟关在屋子里的哥哥，却与狂人同床而卧，善与恶、爱与恨的缠绕尽在沉默之中。嫂子是陆帕新增的人物，她美丽、神秘，时常哼唱着不祥的歌曲。她是狂人痛苦灵魂的解药，也是陆帕的一丝浪漫。深夜上吊自杀的狂人被嫂子救下，躺入她如母亲般温

暖的怀抱。他们都是这个疯狂世界的醒觉者。醒觉，就在于他们看透了人性中存在的恶，只是很多时候，这种恶被“善”“爱”掩盖而已。

在鲁迅的小说中，狂人起先只是害怕被人吃，后来意识到自己也可能在无意间吃过人，比如他那失踪的妹子。甚至，这世上或许已找不到未吃过人的人，他由此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这是人类超越时空的永恒困境。陆帕原本构想以“狂人和庸众的对抗”作结，但如此便隐藏了狂人自身的“恶”，消解了鲁迅的深度。也许是意识到了这点，演出时他删去了排练好的尾声，《狂人日记》因而成为未完成作品。我们期待陆帕能早日画上那个句号。

自然乡村的人文气息

◆ 王南溟

“横渡之春：社会学艺术节”正以多样化的方式在浙江三门县横渡镇的乡村举行，改建后的原“村公所”，将成为横渡美术馆，首展正是当地村民的手机摄影展。与此同时，还有上海的“奔跑边艺术”艺术家志愿者团队等一系列活动和艺术家与当地村民互动而成的艺术作品展出。

上海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欧阳婧依在当地乡村进行风景写生互动——边写生边“展览”给村民看他们家门口的如画的风光，还邀请大家进行一番长卷式的写生“接力”。如此，既让村民重新认识所处的自然环境，也激发了他们“换了眼睛”看自身。

“横渡之春：社会学艺术节”是在上海举行的《莫奈的“日出·印象”与印象派》讲座的“长三角版”。区别于去博物馆看莫奈，这次是使莫奈的作品从画面回到“现实”——上海郊外的罗泾镇塘湾村的村头，一个刚刚改建成的“宝山众文空间”中。虽然只能用图片 PPT 来讲，但这里有自然风光的直接体验，当把莫奈的讲座放到了乡村，就是让我们通过莫奈的作品将视线移到眼前的乡村作沉浸式对照。

塘湾村的“场景”，令人想起法国巴比松画派的“场景”——1830 年至 1880 年期间，法国枫丹白露宫附近的乡村巴比松汇集了郊游的人们，因而也聚合了一批对自然景观和人文活动现场作画的画家，形成了巴比松画

派。他们画眼前的树林、河流、村庄，直接用肉眼可见的各种自然色彩和光线来创作。印象派艺术就是受到了巴比松画派的影响。以莫奈为例，“干草垛”系列和“睡莲”系列，还有诸如“花园中的花”和火车站公共建筑物。“睡莲”系列自不必说，已经作为艺术衍生品流入日常消费生活中了，而“干草垛”系列更是将乡村中不起眼的堆放物变成了创作的主题对象。

有意思的是，上海郊外及江南一带的乡村也能对应法国巴比松。正像我们需要绘画史的眼睛去看乡村，从乡村自身来看这些博物馆名画是最好的一种走出博物馆的欣赏方法。我们也可能在上海郊外或者江南小镇里寻到巴比松画派的代表人物米耶·柯罗的“作品痕迹”。这成了最初在塘湾村有这么一课的创意来源。

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说，同样再现一棵树，但不同的画家再现出来的树是不一样的，他们带有自己的不同的风格。贡布里希引入了心理学分析，并在《艺术与错觉》一书中专门就这个再现话题作了论述。绘画本身是通过“视觉与感知”来完成的，而不是仅仅靠视觉。画家总是通过已有的图式经验来再现对象，就像是印象派的光和色，也不只是物理里的光和色——而是取决于主观如何去看待光和色及其两者的融合度。

实际上，眼睛的看与对象的实体之间，有一个创作者的心理空间，这个心理空间非常错综复杂而且因人而异。当我们在看乡村风光时，对有巴比松绘画视觉和知识的人看是一个样，而对有印象派绘画视觉和知识的人看又是另一个样，如果对没有这些艺术史背景的人来说，眼里看到的当然不会有那么多知识和图像信息，而这样看肯定对乡村的美，视而不见。所以艺术进入生活不只是为了艺术审美，而是因为有了艺术史的视觉经验，自然乡村与审美关系的中间又多了一层因了解艺术史而对自然多了一层的审美。

从巴比松画派到印象派，也能在上海的田间村头“发生”。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做讲座，一方面可启发当地人对眼前乡村作艺术史的观看，也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重新提出艺术家乡村采风创作的价值。如果这些艺术家笔下的乡村作品被展于当地的乡村社区美术馆，比如塘湾村的宝山众文空间的展厅中的时候，就会给自然的乡村带上人文知识的艺术史图像，这显然是一种艺术对乡村建设的独特贡献。

